

衢州文獻集成

「經部」

第
16
冊

衢州文獻集成

黃靈庚 諸葛慧艷

主編

〔經部〕

第
16
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一六冊目錄

四書合講十九卷(孟子卷三至七)

(清)詹文煥 撰

清雍正八年(1730)刻本

一

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卷一至三)

(宋)毛晃 毛居正 增注

元至正十五年(1355)刻本

三二五

滕文公章全旨○此以性善為主前一節格世子以性善而實其入後云而次世子以性善而勵其志

滕文公○滕文公為世子以定公使將往楚國修交鄰之禮孟子時在宋文公慕其賢乃過宋而見孟子蓋後修好而急親賢亦可見天性之善而有入聖之基矣
世子即太子也乃天子諸侯之子通稱後世乃分曰世子便見本性未漓曰為世子便見日後有天下國家之責曰將行踪猶未定也以事大非立國之計曰孟子是緩修好而急親賢即此便見性之善處便是有善其國意之達不必過宋過來者好道而來也

孟子節○孟子欲從本原上啓發他故當日所顯言者大約言人有此生而有此性性本有善而無惡於言性善之時又必稱堯舜以實之所以互相發明也其意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可為則性之本善益見矣
此節是極敘語見當日與世子言者非一而大旨不外此但要明堯舜是主每一事此下性善是虛詞其理便堯舜是實能盡性之人以實其說道性善是主孟子要他外誠得個本原然後為努力去惡必勇故就實事挑出其本來之理而言所為皆以希聖之端也稱堯舜者見聖如堯舜不過充性善之量我但問其性而充之便可到堯舜的地位所為亦以盡性之助也二句只作一意併說為是恭宗說性善都苦無憑據故更稱堯舜以發明性善實證看下文道云即性善句引成蹊二段即稱堯舜句也堯舜以性善成聖即以性善善矣下若單指本體便與下為善國不相照性善不外仁義故註即以仁義貼說不待外求者見仁義為吾性所固有也聖人可學而至者以聖人與我一性也

孟子卷之三 生稟集註

滕文公苟上 凡五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

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追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也於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憚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

世自謂○世子聞性善之說未能了然且學焉之聖益起疑畏故他日自楚而反復來不見孟子意或別有卑近湯行之說也孟子曰世子於吾言得毋疑為遠而難行乎夫性之在人同出於天無古今無聖愚一而已矣義辭此道眾人亦此道

道既無二焉安得有二說哉
世子之復見自是疑性不必皆善人未必皆可為堯舜也○孟子不俟他發問便爾一語喝破下句緊連說正見其無容疑也此道字即指性善說但不可更說作性只還他個道字便了蓋道者性命德行之總名是活落通統字隨處皆說得所以說道為虛位註古今聖愚同一性正是說道之一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即而已矣三字之意說個道字便見今可法古而凡可希聖故下別說觀三人之言以証之

成醜節○道一之說非我之私言也試驗之古人之言乎昔成醜謂齊景公曰今人見說聖賢便悚然畏之不知彼是丈夫也我亦丈夫也其性本一吾何畏彼而不敬當哉顏淵曰古今稱聖人必曰處舜然舜何等人也我亦何等人也性非有二我能立志有為亦若舜焉矣何難之有公明儀曰周公是文王之子事取法文王曾曰文王是我師也以今觀之我性本不異於文王故人人可以師法周公之意教我輩夫三子之言正以古今聖賢本無二道故其言之脗合如此

觀註復引此三言以明之下即着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可見此節是一面證道○又一面策勵世子有通前總見最於前聖口氣分明是去其疑畏之心而勵之以有為須得鼓舞一段真精神方妙彼丈夫我丈夫形同實性同也吾何畏彼不是淺視彼乃是策勵我下二段亦如此舜何人吾何人兩人字須善看言舜是何等人而遂不可企及乎又是何等人而遂不能及舜全在想像摹擬上見出我師謂我可師而至此周公之言公明儀全從誦文王處實見得文之可而欲深信周公之言若此此節要緊全在何具有為豈欺等字何畏便是有為有為便是師無是淺深歷引三說見奮發自強占人不一而足

實先是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而後非

響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

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

成醜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

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吾何人也亦有為

慕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魯欺

我哉 醜古竟反○成醜入姓名彼謂聖賢也

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誦周

今滕簡○然則世子勿以滕國為小而憚於有為也今滕之地截長補短幾有五十里國雖小猶堪立政起衰成一治安之國然必會發有為克去因循之弊然後可也書曰若服藥不瞑眩則厥疾不得瘳入君若安於卑近則不足以去惡為善而國亦終於不振矣世子固吾言而勉之可乎

上節釋世子之疑此節勵世子之志恐世子以弱小白護故以可為善國欲動之而又援書言以激發之善國善字正從性善善字出自其理因推之以善其民使至家又言風俗淳美便是善國為字有外見主持自上的意後章井田學校止為字中作凡若樂一句承前可為善國來言雖可為善國然亦需化為何如莊安於卑近不能自克正下瞑眩意不消是安於卑近非以國勢弱小也厥疾不瘳比不足去惡不足去惡則不能為善而善國亦終不可為善惡善且只就其言而論不能善國意在其中為善國阻性善說之說何預益修己以安人安百姓體用一原之理也始終只一志

滕定章全旨○此章總要固所見也初不可他求是在世子其所以也也是誠在我節其所自為也而者大悅又自善者所感動正見人本性本善而皆可為善處處不常安於世俗之禮遂謂其傳然矣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其善好性善之說我常記在心而終不能忘今也不幸有此大變不知喪葬之禮如何方合於聖人之道我欲使子往問孟子然後行事庶免於悖禮之失也於心終不忘便隱然有盡心希聖之志故欲問孟子而行事只問孟子便有不問父兄百官之意

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後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不當復求他說也

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服藥何反眩音縣○紹濟哉也書商書說命篇服眩悞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

寡君薨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事傳也大故夫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鄉問

於孟子孟子曰不亦事親喪罔所自盡也

尊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欲盡

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飢渴之食自天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飢

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

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罔人子之心所自盡

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

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

本孔子告樊遲者蓋曾子嘗聞之以告其門

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然友節○時孟子歸在鄉然友即之鄉以世子之言問於孟子孟子曰方今喪禮廢壞世子獨微然復古而由此問不亦善乎然父母之喪其哀痛恨於天性凡送終之禮罔人子所自盡而無待勉強者宜乎世子於此有所不能自已而必欲問也然蓋其心者在盡其禮曾子曰父母生時左右流離當事之以禮沒後矣棺槨槨當葬之以禮祭時輪祀蒸嘗嘗祭之以禮禮無不盡則心亦無不盡可謂孝矣此曾子汎論人子之禮我嘗學之若夫諸侯之喪禮典章殘缺其詳悉我未之學也雖然禮之大經一定不可以者吾嘗聞之矣父母之喪必以三年為定三年之內所服者必齊疏之服所食者必飢渴之食上自天子達之庶人貴賤通行而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我所聞大畧如此世子欲盡其心亦惟遵行此禮而已

自盡二字最重曰盡見至可一毫不慊於心曰自盡見至可一毫外求於人固所

二字見人子自然之心未着世子身上說世子昭註任言外找盡心在盡禮引曾

子四句只在一禮字以起下喪禮不可不盡意末之學者儀文節日分之殊也嘗

聞之者喪禮大綱理之一也三年之喪句重故註詳釋之齊疏二句皆在三年句

內此三句正告世子處自天子無貴賤之異三代共無古今之殊然意亦相承父

喪斬衰母喪齊衰此曰齊衰亦大槩言之只說飢渴不及葬後疏食亦大槩語耳

然安節○然安反命於世子也。子信以孟子此言為必可行，遂定為三年之喪。蓋其
其心慮固過於從善如此。是時古禮久廢，同姓父兄異姓百官皆不欲曰：「如今禘祫
禮之國與知魯乃喜，滕之宗國所當取法者也。」三年之喪，魯先君不曾行，古禮之生
君亦不曾行，至於了之身而悉反之，是違傳先君與古先君也。斷然不可。且志事有
三喪祭之禮，皆從先祖志之意。蓋曰：「上世所行之禮，雖有傳授，不是一人創造，不可
改也。」今于違自改之，欲行古禮而先學古訓知之，何其可哉。
定者定議也。世子欲行三年喪，則父兄百官亦當同行，故皆不欲。魯先君滕先君
非周公滕叔之始，乃中葉壞禮之君。父兄百官不知來歷，故懷認耳。吾有所愛，何
即體先祖口氣，豈字指先祖志言先祖立法之祖也。今妄引則以異法為祖耳。文
王子錯叔繡武王庶弟封於滕侯爵。

之陳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衰下經也。
不緇曰斬衰，緇之曰齊衰。疏，疏也。齊，布也。何
樂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
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安反命

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

先君之行事，先君亦莫行也。至於子之

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從先祖。曰：吾有

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
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

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

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

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

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

也。然志所言本為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

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

者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問好馳馬試劍

今也父兄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

事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鄉問孟子孟子

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

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官有司莫敢不

哀死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

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

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反

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豈當貴之於

已蒙望六卿之長也歆歆也深望也黑色也

請祭節○世子見羣臣不從乃反躬自責謂然友曰凡人平日敬服然後有所舉動無不信從我他日原未嘗勤學好問只好馳馬試劍因此不見信於羣臣故今日欲行古禮父兄百官皆不滿足也眾志未孚恐不能盡送終之大事予為我再問孟子如何可以厭服人心然友復之鄉問於孟子孟子曰世子謂羣臣不從其言是矣然送終之禮實起於哀痛迫切之至情是不可以他求於人只在世子自盡而已孔子曾舉古禮曰君薨之日嗣子以百官政事聽於大臣之長自居次守喪欲飲粥湯面色深黑即喪次之位朝夕哭踊於是百官有司莫敢不哀所以然者以在上之哀痛有以先之也蓋上有所好則在下之觀感必有其於上者在在上之君子其德能感乎人譬如風也在下之小人其德應上所感譬如草也草上如之以風無不偃仆小人被君子之化無不順從此理之必然也孔子之言如此今世子乃在上之君子若能自盡其哀則莫敢不哀矣是在世子而已豈可以他求哉

問孟子是問何以自盡其心使人無異詞也然字不必說素行果不足信只謂喪禮久廢驟行誠難免於羣議也不可他求與上節固非自盡句應他字指父兄百官言不必求他之皆我足惟當真之於已斷然行之以自盡其心也孔子曰君薨直至草尚之風必偃皆是孔子之言此從不可他求推言之見彼之不欲皆我之真心未微惟求之於已當求有不應者以先之也一句為主上三年之喪一段重禮字此一段重哀字哀亦即行於禮之中非哀自哀禮自禮也看第四句極寫得個哀字真切前所謂親視自盡者是也君子統天子諸侯言下必有甚焉只說應之之速非謂甚於上之所如君子三句是形容有好必甚之意是在世子一句方是孟子之言正應上不可他求意

曰然曰是誠在我是因孟子不可他求是在世子之言而直承之也五月四句是未葬時能自盡而感近人及葬五句是乃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居廬三句正合君尊聽於冢宇之意顏色二句正合歔粥深鑒卽位而哭之禮來觀之不但足弔者此節極寫得自盡之傾動人心處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

滕文節○滕文公嗣位之初以禮聘孟子至滕因問為國之道

蓋有感於滕為善國之言而有志圖治也

民事節○孟子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民事即國事也人君為國惟民之農事

常意為之經畫區處而不可緩也如豳風之詩述農家相勸之言曰當此農功既畢

之時耆往取茅夜而絞索向亟乘其屋而治之恐交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治

屋之事也由詩言觀之民之不敢自緩其事猶如此人君其可以為緩而忽之哉

首句一章大旨引詩只是證明此句民事註謂農事即指下制產行助非耕耘收

穫之謂言此是為國第一重大事人君當早早圖畫也不可二字有勵精圖治意

七月一詩言農事者其備獨引此四句者見農事方終而即早為求歲之計民之

不自緩為何如即民之不自緩便愈見君之當急不徒見民之不自緩其事已也

時成王初立周公此詩欲其知稼穡艱難而作可見盛代君臣未有不亟農事者

滕文治治伊始正當以之為法也次崖謂通言皆具民事不可緩之意引詩是證

民事不可緩之說民之為道也節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慮見恒心由於恒在此

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恒產不可不制也故承之曰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仁制

自夏后氏五十而貢至雖周亦助都是說此事設為序序一節又是既富而教之

事然終歸在民事上故自使畢戰問井地後只說井田不復言學校

民之節○且民事之不可緩者何也蓋以民之為道也有治產者則常有之善心以

存無當產者則常有之善心以忘此理之必然也苟無當心則放蕩淫僻和矣後時

之強將無所不為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平時不能制恒產以培其恒心使民

迫於飢寒而犯法無置設羅罔而驅之使入其中也焉有仁人在位而為此罔民之

事也

此節言恒產所係之重以見民事所以不可緩之意民之為道只如云民之為民

道字不重恒產即是民事一無恒產便至無恒心而陷罪民事如何可緩仁人不

可罔民所以不緩民事耳

實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

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

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

有所不期然而然者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

繩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綱旨陶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

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繩絞也亟急也乘

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

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若

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

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

必君節○惟民不可同是故賢君政治必恭以持已而不敢以貴而驕儉以自奉而不敢以貴而多懼其恭也則能優禮臣下而使之各安其位惟其儉也則取於民者有限制而使之各遂其生賢君之所為固如此

是故二字緊頂民不可同來恭儉以禮言凡本之心而形之身者皆是下二句則恭儉之德之施也註則能二字可玩禮下照制取民照分田說承上制產說來本意取民有制則無禮下說者蓋制祿由於分田二者相實也然猶於中見則而皆以制產為貴之前後大意亦是因論禮下取民而推原由於恭儉當重下二載看語脈脈從上注下非贊頌賢君實德也故下接為富不仁云云

陽虎節○昔陽虎有言曰為富則必多取病民即行不得仁矣為仁則必出上為下即致不得富矣虎亦不仁之人其意主於求富然則其言以觀可見理欲不容並立而為君者豈能自克也

此結上兩節以起下文不制產而國民便是為富不仁賢君取民有制便是為仁不富故引貨言以決之意重為富不仁

夏后節○今以三代制產取民之法言之夏制每夫受田五十畝而其取之則行貢法殷制每夫受田七十畝而其取之則行助法周制每夫受田百畝而其取之則行徹法貢助徹名雖不同而究其取民之實則貢者取五畝之入於五十畝之中助者取七十畝之入於七十畝之外若徹則兼之皆是什分之中取一分未嘗過重也夫以下貢上貢義身曉而所謂徹者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取義於徹也所謂助者何不稅其私田但借公家之力以助耕公田取義於藉也取民有制三代之仁政如此

五十七十百畝是制產產貢助徹是取民之制但言貢助徹則已該制產之義改此節只重取民之制止上三句只演論說計中細解俱不可用觀末二句孟子自解可見百畝而徹內尤不可遽兼貢助此處方以三者並列且貢助並行尚在下請野節註只照下解書法耳三代授田之數不同賦稅之法亦異但取於民者同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

而可為也音義疏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

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曰為富不

仁矣為仁不富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居民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勅列反

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

是什一之制也。對數與法言不與。孟子對貢法五十畝。就中出五畝之入供上。是十
分中取一分助法。民得七十畝。外以公田七畝之入供上。是十分中取一分助法。
亦然。曰實皆什一。其言之耳。徹者二句。不徒解其義。且徹見徹等公。漸助何等
簡便。欲取民者。當奉為良法。以起下。行助徹張木。鄉遂之地。在國中都鄙之地。在
野外。鄉遂附郭。其地肥饒。故其賦獨重。都鄙野外之田。不及鄉遂。故其賦輕。三代
受田多寡之數。陳氏謂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及周而大備也。
徐氏謂古者民實。用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多。而用廣。故受田之制。亦隨時而
加焉。周禮夏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大開有遂。遂上有甸。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
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閭閻禮冬官考
工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
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龍子節○然貢與助雖皆什一取民而貢法又不如助法之善也。龍子嘗曰。古來治
地之法。蓋善於殷之助。莫不善於夏之貢。何以見貢之不善。蓋年歲有豐歉。則收成
有多寡。貢則計數歲中豐歉之所獲。就中定一取民之規則。其流弊遂有不可言者。
如遇豐年。粒米狼藉。百姓充然。有餘便多取。亦不為虐。乃拘其數而寡取之。遇荒年
收穫不多。以此供糞田之費。尚且不足。乃拘其數而必取。盈焉。人君為民父母。使民
盼盼然。恨視將終年辛苦所得者。盡輸於官。而不得養其父母。又稱貸以足取盈之
數。致使官私逼迫老者。稚者皆餓死於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貢法之不善。至此
若助法。則隨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安有此弊哉。則龍子之言。觀之可見助法之
當行矣。

此下三節。總見助法當行。此節開口貢助並較。後單言貢法不善。正見助法之善。
如此而在。庶當行也。數歲之中。自有豐凶。不同若以豐年為準。則病民。以凶年為
準。則病國。就中校量。個不豐歉之中。歲立個取民定額。使下可裕。民上可足。國
故以為常樂歲三句。不重只引起凶年二句。樂歲非寡取。只是抑於常數。凶年非
加賦。只是必滿其常數。為民父母。至未但取盈。來盼盼然。一氣直趕到公受之方。
住見取盈之害。必至於此。正其言用貢之弊也。老禹貢賦法有錯出他等者。且因

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
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
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
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
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
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
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
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
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
過什一也。徹通
也均也。藉借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
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

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
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

遊豫而有補助周制鄉遂用貢亦有司稼巡視以定欽法則其弊皆未至此龍子所議乃彼世流弊耳是時洪水方平其民大斃屋居亦處其田亦大斃墾落不相附屬若聚其日而耕界之聚其民而使之八家同井大抵是難及遊商至周則土田盡已墾辟生齒益已繁庶故可待助與徹上條備舉先王取民之法此條則從而裁其陳迹行於今者

夫世節○夫助法以養民世祿以待士皆王政所必行而世祿與助法實相表裏者也今以世祿言之則滕固已行之矣

上方論貢助徹而忽看此一節蓋非此世祿不可偏廢既行世祿則助法於可舉故此節不重世祿之能行也此舉世祿之當行也疏罔字矣字語氣未散言下隱然說徹是未行助法其弊行世祿不必是公田所出蓋當時既不助那有公田不過於貢法加賦賦之耳貢法無公田註云使之食其公田之不盡承上耕者九一之節言之耳上言禮下禮為世祿張本言取民有制便為助法本此承上意也下無君子其治野人後須行世祿無野人莫養君子後須行助法此起下意也而脈理此看不行助法則此祿亦非其善今即其所已行而用舉所求行則不惟水行者得以行而已行者亦得以正矣

再我節○惟是助法未行耳得無以商人之法非我周之故典乎不知助正不獨於行之世觀之周詩而可驗矣詩曰願爾我公田而遂及我私夫意內無所謂公田惟助內有公田以公田之名而徹於周詩由此詩觀之可見周之徹亦未嘗不是助也周不能改乎商而滕獨可不從周制則信乎助法當與世祿而並行者矣

此節是周亦用助以明滕當行助意當時助法之廢已久孟子止因詩中公田二字想滕周亦用助出來離字亦字要味言法之不善者亦久而不變公雖以武周制制大備而助法亦相沿不改則其法之善可知而當行明甚惟字對貢助不對徹徹徹無公田助與徹皆有公田而此不及徹者承上稷善於助而言也往助即是行徹故下曰請野人一而助又曰方里而井九百畝則未嘗判定七十畝方謂之助也此一節還是無中生有是孟子善讀書引證之法孟子原勸滕行徹而極言助之善見徹之妙正在於助看請野節自見非必廢徹而另行助

四書合講

然罔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實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及從目從令或音普覓反者非養五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狽猶狼藉言多也蠶堆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會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詩云甫我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甫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孟子 卷三 六

也雖周亦助猶云雖微亦助耳若上文既說周行微此又說周行助不自相矛盾乎此節不過申言助法之善耳是助與較較是助與微微也且當重看亦字不可誤看惟字助與微只大槩相同孟子言雖周之微亦助者朱子謂孟子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常將去這也是大本大原處却不理會細碎

設爲節○助法果行則恒心以復而教化可興由是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夫名以庠者取養老之義使民知尚齒尊年也名以校者取教民之義使民知三物六行也名以序者取習射之義使民知序賢觀德也在夏則曰校在殷則曰序在周則曰庠也鄉學異各也至天子諸侯之國學則三代通謂之學無有異者也凡此鄉學國學之建名義雖殊原其立教之意皆所以明人之大倫使五常有序也誠在上者建學明倫而人倫昭明於上則小民各安倫理之中以恩相與以分相維而自相親睦於下矣然要其助法既行則民無不從庠序學校學易言設哉

此節見行助之後便申教民無不從庠序學校學易言設哉者至其之申庠序學校四字皆所以句申教之三字末二句推其解當明也設有久滯而特起意養也三句辨其取義蓋取尚齒後取與行射取觀德然三者正可互看非偏舉也孟子特因立各之義舉其重者爾三者皆鄉學於農隙時卿大夫有德行而致仕者教之其子弟之秀者以次升於國學以待用不然則歸之農而士農分矣兼舉四者是教文公兼設也蓋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周制是如此國學天子諸侯之都皆有之無異名者一進同風之意也皆所以句申承鄉學國學言上只叙建學之制此三句大見學校關民風而人君不可不設意人倫明於上言人君建學立教以聰明之指人君立學非指躬行說小民親於下言民於人倫之內各相親睦如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之意非尊君親上之義有王節○助法監於商周學校法乎三代此皆王者之政也滕國福小雖未必即與王業然良法美意足以垂範後來如有王者受命而起欲舉三代之政必求取子所已試之教養以爲法是子之所行乃王者之師也

只說王有取法不說使可以王亦是要大國方做得甚云澤足以及天下者王者說師乎哉則王皆澤之所及即說澤之所及也故曰吾公無我然在滕國以之興

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無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

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

偷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

以明此有王者起必求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已

滕國福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

王政不足以保邦致治則有餘故下有新子之國之論

則雖師○而此王之王業未必不基於此乎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新為諸侯之國至於文王始受天命以新其國詩所謂乃文王之謂也子誠奮然力行之則天命日集國勢日增亦以興子之國如文王為豈但為主者師而已哉子亦何聞而不為也

上節意勢此節言理重乃行乃力有不安於晚近不問於世意也此制祿與學之學有制祿為軍故下使畢戰只問井地新國承新命來故曰亦上只說王者節用進之亦只說新子之國立言斟酌不是近祿

使畢戰○滕文公因孟子之言遂使其臣畢戰主井田之事又使之來問其詳孟子曰先王仁天下之政莫大於井田今子之君將行仁政特選擇於羣臣之中而使子委任責成可謂專矣子必勉力從事可也夫治地分田各有界限行仁政必自經畫其分限始知通水通則有滿溢正則有不足澤定疆畔則有封的土墾有植的樹木劃然不可紊亂也若經界不正則公私之田無一定之公家者得以多取自利而穀祿亦不平均矣賦出於田田無定分則賦無定法貪暴者得以多取自利而穀祿亦不平均矣故暴虐之君貪力之吏惡其不便於多取必欲慢而廢之誠經界既正則用有定分賦有定法凡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此仁政必自經界始也

首三句先敘勉畢戰選擇而使子不是說使之來問是說使之主為井地之事仁政即指井地說蓋分田制祿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豈不是仁政正經界者使彼此之分界大明公私之疆域不亂正恒庶所以制處溝水與清油之類如曰滑曰川是也蓋陸界如曰經曰畛曰涂曰道曰路是也封土墾五里一墾植種木也此既以正經界為主下二反一正皆明此意蓋祿謂公田中撥其穀以為祿也註意祿指在下者言貪暴指在上者言不均不平均上不正治下吏謂貪官非稼吏之吏必慢是惡其妨已不肯修舉意蓋樂於不平因驕其不均而不欲起而正之也分田制祿平說然制祿分田來重分田邊言分田而必兼言制祿者蓋此意以助法言之助則有私田必有公田有恒產必有此祿而君子小人不得不共樂而耳意之乃完得一倘助法也下節方指滕言則此節是先築說

矣聖賢至公無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心於此可見

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

王之德言周雖後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永喻年使畢戰問井地事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

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

君汪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

坐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

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夫滕簡之去滕之壤地雖云福小然其中將必有食祿於朝而為君子者焉必有自食其力而為野人者焉若在上無君子則莫為之施政教以治野人若在下無野人則莫為之供賦稅以養君子是君子野人乃國家所必不可無者則知分田制祿不可以偏廢矣

提出君子野人正惟原分田制祿之說將殆也言始必有也非將然之辭末二句故作反說以明此兩等人在所必有正就兩相須上見分田制祿之無容偏廢正是在末三句疑若兩平意實倒在此田上

請野節○分田制祿之法當何如而後可以通行且如郊野之外土地廣闊可為井田則請行九一之法以一里之地畫為九區中一區為公田使八家助耕收其所入此即殷之助法也郊關之內且闢稍屬難行井田則請行什一之法以首畝之田為一夫之業使餘其十畝之人於公家此即夏之貢法也而周所謂徹者正如如此

此節其答井田之問請字實下兩即本意主助一邊國中尙特察用貢法以資助法之節蓋都鄙地多則行助法之地必多鄉遂地少則行貢法之地必少故下句只帶說勿平對九與什是分由兩一字俱是制祿九一以田之區數說九區之中把一區養君子而野人收其八區什一以田之區數說十分之中把一分賦君子而野人得其九分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為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

作自賦一以衣國家之用九一而助何謂且渾源留下方里節前言助此非貢言者教滕當時所行貢法不止於什一已非周之鄉遂用貢也若當時正行貢法孟子亦不消如此說此節是說周徹法徹不純是周徹徹下個請字周徹亦井田九一但公田斂法不同故下個而助字徹基貢法後來加重為自賦故下個什一字助當復貢之名可不必復故一個自賦字下句不是勸滕行貢正圖足上句請惟國中不使行助故可行貢之貢賦但必須什一也野九一輕於國中什一者國中近城市田地膏腴故其賦重於郊外鄉遂一家出一兵都鄙七家給一兵蓋鄉遂止衛王室無征行之苦故其役重都鄙有征行之苦故其役輕立法各有深意什一似輕於九二不知井田九區中間二區却去二十畝為廬舍是公田八

條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食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

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

子 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請野九二而助國什一之法不可偏廢也

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自貢賦

其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惟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